

**編輯絮語**

小魚有了同伴，只是她沒把牠們放在一個玻璃缸內，小魚還是獨居，另外的二隻魚分享一個世界，牠們有著鮮豔的橘色魚鱗，突顯小魚的蒼白，是缺乏光照嗎？從台北回來，養了不過三天的魚死了，先前的二隻魚在一夜之間撞玻璃缸而死，可能是憂鬱，這回呢？水底沉了十餘粒的飼料，難不成是吃撐而死的？看看小魚，雖然蒼白，倒是活得好好的，不由得為小魚驕傲了起來，牠是強壯的。撈起魚屍，丟進了垃圾袋，沒太多憐惜的她擤著鼻涕，全身酸的虛弱。久不生病的她去了一趟台北，就犯病了，想起劉若英在《20.30.40》中嘴裡含著溫度計喃喃自語：「要死了，要死了」的模樣，她倒是能明白小病的人的自憐嬌氣。逗著小魚，她心想，不要再買魚了。

放了二天假，塞了二天的垃圾郵件，沒一件是她在等待的，沒一件是重要的，除了主編傳來的信，每月一次的《館訊》又迫在眉睫的催著他們。前二個月她想著要徵名美編為《館訊》改個彩色版面，也想對外徵稿，前者因成本考量而作罷，後者則在主編的努力及盛情邀稿之下，終於在屆滿三十期之後有了成果。她記得初期與主編及另一位編輯討論出刊事宜的模樣，像極了戀愛，三人的腦裡盡是活靈活現的構想，也為《館訊》的風格定了一個大致的走向。它畢竟是屬於圖書館的刊物，不是為了標榜特殊風格的商業雜誌，它還是有它中規中矩的必要性，雖然編輯們知道閱讀它的人必定不會太多。但何需掛心，就因為它不是營利性質的商業雜誌，即使只有一篇稿，它依然是《館訊》。可喜的是，在主編堅持出刊的理念及若干同事們每月的固定撰稿下，它穩定的走了二年半。

活著就是時間的明證，小魚如此，《館訊》如此。她喃喃自語：「痛啊，痛啊。」用掉大半捲的滾筒衛生紙的鼻頭紅腫的滑稽，今晚得找醫生。